

《最後晚餐》內地巡演 港劇北上 現實題材有助消除兩地分歧

「愛丁堡前沿劇展」製作人袁鴻



榮獲七項香港劇場界大獎的《最後晚餐》日前赴內地巡演，為九月揭幕的「愛丁堡前沿劇展」暖場。「港劇北上」絕非新話題，惟受礙於語境與體制，近年來真正「北上」的香港戲劇始終是鳳毛麟角。「愛丁堡前沿劇展」製作人袁鴻認為，進一步增進兩地戲劇界的交流，是消除分歧的最佳方法之一。「香港有維多利亞港，也有天水圍；香港有富人，也有窮人。」袁鴻說，《最後晚餐》或許僅有數千名內地觀眾，最終起到的正向傳播作用卻不容小覷，好過微博上諸多基於誤解的無端發洩。

文：香港文匯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本報上海傳真

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與北京柒零柒恩劇團聯合主辦的「愛丁堡前沿劇展」始於2012年，是由來自「愛丁堡藝術節」及其他重要國際藝術節劇目組成的精品劇展，兩年一度在內地巡迴演出。正式劇展定於9月至12月，香港話劇團的《最後晚餐》，則為暖場演出打頭陣，4月9日至27日，在北京、杭州、南京和上海四個城市巡迴演出。內地資深戲劇界人士袁鴻，在上海接受了本報專訪。

劇場形態差異有阻「北上」

在袁鴻看來，與鮮衣怒馬、紙醉金迷、五光十色的香港印象不同，《最後晚餐》展示了真實香港生活的另一面。「內地遊客對香港的了解，多聚焦於維多利亞港和銅鑼灣，但真實的香港也有底層，這在全世界都一樣。」袁鴻說，內地、香港之間諸多誤解，往往基於不了解所致，現實主義戲劇則是消除誤解的妙法，「無需多說，不用口號，多一點戲就好，真正做到『潤物細無聲』。」

近年來，話劇界的「港劇北上」零零散散，始終未成規模，語言與語境被視為「北上」的巨大阻礙。粵語的障礙自不待言，香港與內地文化不同，「港式幽默」有時難博會心一笑。不過，袁鴻倒認為，語言與語境並非「港劇北上」的絆腳石，好的劇目一定具有跨越語言、語境的共通性，只是內地、香港兩地劇場形態、工作體系不同，確實有阻「北上」步伐。

「香港多數劇團全年處於高速運轉狀態，如香港話劇團僅有18名演員，年內創作、復排的戲就有15至16台，若在內地巡演就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在香港本土的排期，且盲目進入內地，卻沒有很好的合作者，往往舉步維艱。」他以2010年赴內地巡演的香港話劇團經典名劇《洋麻將》為例，「《洋麻將》第二次巡演時，每場平均能賺1000元人民幣，這已經是業界靚麗的成績單了，但是每場只賺1000元，哪裡去找這種合作方？我們與香港話劇團合作，都是不拿工資，僅憑一腔熱情。」

場租貴、票價高 內地戲劇市場愁煞創作者

談及內地戲劇市場，袁鴻神情落寞。他更坦言，常常心情低落，「低落不在於賣了多少票，我們這些人拚了命要與大環境搏鬥，但市場輕點手指，我們就倒下了，哪裡行得成搏鬥格局？」他慨嘆內地劇院場租之高難以想像，「上海的劇院，大劇場每場場租10萬元人民幣，中劇場3萬，小劇場也要6000，廣州更離譜，大劇場每場場租20萬，小劇場不到400座，要價10萬，而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容納1700人的大劇場，場租不過3萬港元，你說在內地怎麼做呢？」

袁鴻為《最後晚餐》上海演出算了筆賬，「四場戲若共售出8萬至9萬元票房，場租加裝台就要約3萬，劇院方的票房提成需20%。」他透露，整個「愛丁堡前沿劇展」的上座率要達到九成，方可勉強打平成本，「做得那麼艱難，還要費盡力氣躊躇，我們只是想讓內地觀眾看到戲劇的多種可能性，這不是談錢的生意，若按照生意的標準考量，完全沒有價值。」

880元、1080元、1880元……內地戲劇市場票價之高，幾乎是世界奇觀，不過「愛丁堡前沿劇展」絕大多數票價僅為50元、100元。「去倫敦唐馬劇場看一場大牌戲，德洛的戲，只要7到35鎊，但在內地能夠低於400元看一場話劇，都已經是廉價。」袁鴻說，「一些國家劇團有國家補貼，卻賣那麼貴的戲票，我不理解；我們一分錢沒有拿到，票價卻只有50元，我也不理解；但是如果聽之任之，讓現狀延續，永遠不能對體制形成任何挑戰，我們要讓觀眾只花50元就能看國際頂尖大戲，我們要做戲劇界的『小強』，看看生命力有多強。」

精彩放送

由101arts.net 藝術新聞網主辦的「第6屆香港小劇場獎」日前在香港演藝學院長廊公佈得獎名單。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憑借《耳搖搖》與《漂流》奪得最佳整體演出、最佳舞台效果、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及優秀男演員五項大獎項，成為最大贏家。

「第6屆香港小劇場獎」獲獎名單

- 最佳劇本：陳小東（《垃圾》，BHT THEATRE）
- 最佳導演：李鎮洲（《漂流》，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最佳女主角：胡智敏（《漂流》，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最佳男主角：張學良（《原型》，方外無式）
- 優秀女演員：郭翠怡（《重遇在最後一天》，Metro-Holik Studio）
- 優秀男演員：胡智健（《耳搖搖》，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最佳舞台效果：《漂流》（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最佳整體演出：《漂流》（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第6屆香港小劇場獎」頒獎禮現場 攝影：蕭嘉欣



《最後晚餐》

「愛丁堡前沿劇展」堅持低廉票價 一流演出

由於堅持低價路線，「愛丁堡前沿劇展」只得在其他各個環節上有效壓縮運營成本。劇展通過合理安排巡演、拉長演出周期等方式，降低單場平均成本。此前，大部分戲劇節僅能安排外國劇團到1至2個城市演出，令平均單場演出成本高企。「愛丁堡前沿劇展」在邀請外團時，首次巡演至少都會安排3周以上，於國外劇團而言，這種邀約亦非常有吸引力。如西班牙默劇《安德魯與多莉尼》這樣的經典劇目，劇展方還會安排多次來華演出。明年《安德魯與多莉尼》在中國巡演的場數有望破百，創造國外劇團演出紀錄。

為了選到「好戲」，可謂費盡心力。據透露，2012年首次劇展收官後，「愛丁堡前沿劇展」策展團隊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個藝術節和戲劇節之間穿行，足跡遍佈日本、比利時、法國、英國等許多國家，全年的海外觀劇量近200

部，最終才得以「優中選優」，挑選出今年與觀眾見面的8部精品。

其中，北京、上海和南京是「愛丁堡前沿劇展」的全劇目城市，這8部戲將會在這三個城市完整上演。武漢、天津、杭州、廣州、深圳則將成為劇展的「重點城市」，將迎來至少3部或以上的國際前沿戲劇作品。除此之外，「愛丁堡前沿劇展」的部分劇目還將會赴貴陽、昆明、西安、常州等地進行巡演，劇展所覆蓋的城市將達到15個，令中國更多城市的觀眾有機會感受到世界戲劇的最新動態。演出同時，劇展期間還將有豐富的演講、工作坊、大師課、展覽、放映等多種活動進行，為各地的戲劇愛好者提供各種交流與學習的機會。

近十年來，中國話劇本土創作十分繁盛，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每晚都有數十台戲劇登場。但在袁鴻看來，戲雖不少，好戲不多，「中

2014年「愛丁堡前沿劇展」劇目

- 《最後晚餐》香港話劇團
- 《反轉地心引力》(Leo) 德國加拿大聯合製作
- 《奧德賽》(Odyssey) 英國紙電影劇團
- 《喀布爾安魂曲》(Kabul) 巴西阿克劇團
- 《迷失》(Missing) 英國壁虎劇團
- 《安德魯與多莉尼》(Andre and Dorine) 西班牙庫倫卡劇團
- 《我，馬瓦利奧》(I, Malvolio) 「蘇格蘭劇場之王」蒂姆·克勞奇
- 《等到深夜又如何》(What happens to the hope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蘇格蘭劇場之王」蒂姆·克勞奇



《迷失》



《反轉地心引力》

國的劇場越來越廉價，上台演戲太容易，拍腦袋想出個劇名感覺不錯，就開始售票，哪管劇本有沒有蹤影！」

據透露，目前「愛丁堡前沿劇展」正與武漢文聯商議舉辦「國際文學戲劇季」，推動文學與戲劇的結合。

「現在很多中國原創話劇都是網絡段子集錦，但文學才是戲劇最好的營養。」袁鴻說，「希望通過『國際文學戲劇季』，促成作家與戲劇界人士聯手創作劇本，我們甚至還可以將中國作家推薦給國外劇團，畢竟中國故事而今是世界範圍內的熱門題材。」

兩個「平台」構築新舞風

這幾年香港藝術節積極引入小型的外國演出，和推動本土表演藝術的發展，在舞蹈方面尤其顯著——今年有踏入第六屆的「亞太舞蹈平台」，第三年舉辦的「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系列」，還有不知道是否只會是曇花一現的「北歐舞新風」，以及一個舞蹈論壇，由北歐舞蹈發展引伸至香港舞蹈藝術生態。

其中「亞太舞蹈平台」及「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系列」便呈獻了八個不同風格及面向的作品，我們看到藝術家關心的課題，以及年輕編舞的成長。

亞太舞蹈平台

今年亞太舞蹈平台依然是三位編舞，但有四個作品——中國代表謝欣有兩個作品演出，有趣的是，在場刊的演出次序排首位的《跳舞女郎》，演出時卻被安排在兩個謝欣作品中間。而兩位編舞對「舞蹈」的看法與處理迥然不同，這樣安排對比就更強烈。

由印度編舞蘇亞塔·戈爾自編自跳的《跳舞女郎》是一個不易入口但層次相當豐富的作品。一開始，舞台漆黑一片，然後燈光打在戈爾的手背，燈滅、燈亮，我們看到手臂……絕大部分時間，觀眾基本上只能看到表演者身體的一小部分，由手背到手臂，再到腿、頭等身體各部分。由於四周全黑，觀眾的目光自然聚焦在燈光照着的身體部分，對那些細微的動作就更敏感。戈爾像用燈光解剖身體，審視這個舞蹈創作的「載體」的一切。到最後，當燈光映照在戈爾整個人身上，觀眾看到她在跳着印度傳統舞時，對於舞者與動作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戈爾以「局部」來思考舞蹈的本質，而謝欣卻是全身投入動作當中。她的兩個作品：獨舞《落》與雙人舞《+》都是十分着重動作的編排，亦相當花心思。謝欣是一位很出色的舞者，在《落》中，她以大幅度的動作與細微的相間，以極為流麗的動展現舞動時身體所處的狀態；《+》則在個人動作探索以外，加上兩人互動下動作的變化，好些躍起、拋接與緊抱的動作，謝欣與拍檔阿迪亞都做得乾脆利落。在戈爾的「非

舞」與謝欣「盡舞」之間，我們看到舞蹈的無窮可能及大家關注的課題如何不同——前者嘗試解構舞蹈，後者在探究動作的可能。

而來自韓國的李仁秀與李東河則在強勁的音樂配襯下，以自己熟悉的舞蹈類型hip-hop，加上武術、雜技等作為創作材料，不講甚麼大道理，只是描述一個友情故事。與前兩位女編舞的作品相比，《現代感覺》可謂一百八十度相反——不僅較為陽剛，內裡的韓式幽默亦令在場觀眾開懷大笑。作為完場前的演出，編舞李仁秀的確做到了「讓觀眾帶着愉快的心情離開」。

香港舞蹈平台

或許是無心插柳，但今屆香港舞蹈平台系列舞碼編排也見巧妙。五個作品分為兩個節目，其中楊浩的《直言不諱》均出現在兩個節目名單內，而且排在中間，前一個年輕編舞作品，後一個是資深編舞/舞者的創作。

看了《直言不諱》兩次，第一次不覺得怎麼樣，但第二次味道就慢慢滲了出來。雖然有兩位表演者，但實際上這是個獨舞演出，另一位是說書人，前半部時間坐在台前的木椅上，唸着文字。楊浩在台中演出，由低首跳着，到直面觀眾，由台後走到台前脫下衣服，楊浩以之代表了自己坦露心底所思所想的決心。他的動作有股狠勁，恍惚以動作展現的力來表達那種掏心肝的狀態。

兩位打頭陣的編舞不約而同地較「大型」，演出人數較多。黃靜婷的《人間·獨·白》連貫自己在內，共有四位舞者。她用投影器及盛載了一尾魚的水盆來製造特別效果，運用得相當不錯。開始時舞者以移動投影器來將人的剪影拉長、加大、變小等等，都相當有心思，亦看到她對舞台與其他媒體運用的信心，演員着着在水盆游來游去卻永遠游不出去的小魚，加上大量的獨白，《人間·獨·白》是編舞對香港政治生態的評

《人間·獨·白》攝影：Keith Hiro



注，可惜舞蹈部分的發展不多。

林俊浩的《單·雙》也有四位表演者：三位舞者加上一位京劇演員。在舞蹈創作中加入傳統藝術的元素並不新鮮，但仍然可以是饒有趣味的。可惜《單·雙》中舞蹈與戲曲演出並未有很好的融合，京劇部分顯得突兀。舞蹈編排方面，雖然未見完好整合，但個別段落也不錯，其中一男一女舞者爭奪主要道具（一瓶水及一隻水杯）的雙人舞，動作流暢而富幽默感。

至於邢亮與黃磊兩位編舞，不約而同地都是以雙人舞展現課題。邢亮由羅爾·巴特的《戀人絮語》出發，創作《逆動》，大量的雙人舞展現一利那的感情永恆，邢亮設計的動作流暢而優美，但翻來覆去的言說並未提供更多的層次給觀眾閱讀和思考。黃磊自編自跳的《拼圖》也給人類類的感覺，他與楊怡各自的獨舞，彷彿喋喋不休地訴說回憶的不完整，觀眾看到他們在記憶底層深挖的困惑與懊惱，但舞蹈編排上似乎可以再緊一些。當然，黃楊二人都是出色的舞者，最後的雙人舞更看到兩人對情感與技巧的掌握恰到好處。

除了為本地編舞構建一個創作平台，香港舞蹈平台系列的目標也是為本地作曲家與編舞家提供合作的機會。雖然我們還未看到這種合作的具體發展，但本地音樂家與編舞家共同創作，實在是值得持久發展的方向。 文：聞一浩